

文学小丛书

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不可思议的杰作

巴尔扎克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不可思议的杰作

〔法〕巴尔扎克著

金志平 张裕禾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**改邪归正的梅莫特
不可思议的杰作**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50,000 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3 $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1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52,000

书号 10019·3047

定价 0.26 元

前 言

这是两篇意味深长的哲理小说，曾经被马克思誉为“小小的杰作”。^①

两篇小说描写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激情，而且两种激情都走向了反面。

梅莫特和他的继任者出于物质的欲望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，而一旦享有了无限的权力和财富，便意识到了人世的空虚。享尽欢乐等于毫无欢乐；占有一切，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；饮食过度使味觉麻木；美女唾手可得倒使人兴味索然。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空虚在梅莫特身上形成了深刻而痛苦的冲突，以致他宁可放弃既得的物质利益，换取进入天国的权利。画家弗兰霍斐追求艺术的完美，他怀着狂热的信念，孜孜不倦地探索一种能表达人物的生命运动和思想感情的绘画艺术。通过艰苦的学习和实践，他掌握了运用色彩和光线的奥秘，找到了形象与生

① 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：“谈到巴尔扎克，我劝你谈一谈他的《不可思议的杰作》和《改邪归正的梅莫特》，这是两篇小小的杰作，充满了绝妙的讽刺。”

命的内在联系。但是他把自己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推向了极端，结果葬送了艺术，也毁灭了自己。

巴尔扎克是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写作，这两篇作品就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特色，甚至带有荒诞、神秘的色彩。然而这一切艺术方法都用以阐发作家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哲理，成为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段。

《改邪归正的梅莫特》中的梅莫特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形象，而是一种精神现象的化身。人类的天性总是向往未知的和未占有的领域，因而全知全能带来的空虚之感使梅莫特焦躁不安。他无所不知，却追求未知；他无所不能，却又饥又渴；他蔑视自己拥有的一切，唯独渴望他所失去的爱和信仰，只求在天国安息他的灵魂。梅莫特的忏悔也许谈不上有多少真实性，但梅莫特充满矛盾的精神状态，这种乐极生悲的痛苦之感，却是真实的。同样，卡斯塔尼埃的灵魂交易固然貌似荒诞，但这个人物和他的犯罪，却是金钱社会这个典型环境的必然产物。社会对待“德行”与“恶行”是那么不公正，不能不诱使无数个卡斯塔尼埃铤而走险。一个正直的出纳员所能得到的奖赏，至多不过是“一百路易的养老金，三层楼的房间，足够吃的面包，几条新围巾……”，而“恶行”只要大胆而巧妙地玩弄法律条文，社会就“使它偷来的

几百万家当合法化，给它戴上绶带，堆满荣誉，百般尊崇。”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巴尔扎克为他的忏悔者安排的赎罪办法，也是纯粹资本主义式的。既然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可以买卖——“政府、思想、信仰全用货币标价……连上帝借款也用超度灵魂的收入作担保，因为教皇在那里立了长期户头。……”既然人们可以出卖灵魂去获得权力和财富，当然也可以用权力和财富去赎回灵魂，只不过灵魂的价格越来越低，最后几乎分文不值。

《不可思议的杰作》中的弗兰霍斐也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物。和巴尔塔查^①、冈巴拉^②一样，这是知识探索中某种激情的牺牲品。他无疑具有非凡的智慧，对艺术怀有真诚的、诗一般的激情。巴尔扎克在许多作品中都怀着敬意描写了这种激情。但他认为激情固然能产生伟大的行动，却也常常走向疯狂，酿成悲剧。弗兰霍斐的悲剧在于：他把自己在艺术领域中窥探到的局部真理当成了全部真理，把自己在艺术上的某些有价值的突破夸大成唯一有价值的艺术法则。所以当他在理智的限度内运用他的技艺和见解时，他创造出无比的杰作，而一旦把他的理论夸大

① 巴尔扎克的小说《绝对之探求》中的主人公，他为科学而倾家荡产。

② 巴尔扎克的小说《冈巴拉》中的主人公，他为创造一种能代替整个乐队演奏的新型乐器而变得疯狂。

和绝对化，就陷入了可悲的荒谬境地。他耗费了十年心血，将他最美的作品涂抹成一面厚厚的堆满颜料的墙，人物的形体消失在色彩后面，终于变成一无所有。

巴尔扎克是一位热中于哲学探讨的文学家，但他并非象哲学家那样进行纯哲学的研究，而是对某些社会现象或精神现象进行剖析与探讨，从心理或理念的角度寻求答案。巴尔扎克的哲理也并不都是科学，《改邪归正的梅莫特》中宣扬的宗教劝善作用，显然不是值得吸取的精华，但这两篇小小的作品中包藏了那么丰富而深邃的辩证思想，那么多对现实的“绝妙讽刺”，直到今天读来还觉意味隽永、发人深思。在艺术上，这两篇小说也各有特色。《改邪归正的梅莫特》借用《漫游者梅莫特》^①中的人物形象，写得富有传奇色彩，情节紧凑而生动。《不可思议的杰作》写到一些著名的画家，某些情节也不乏历史的依据，从而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。尤其值得借鉴的是，作者不因小说意在阐述某种哲理而忽视人物的塑造。人物无论主次，个个形象鲜明，栩栩如生，主要人物更是由表及里，逐层深入，读后给人留下深刻而强烈的印象。

艾 珉 一九八〇年三月

① 梅图林(1782—1824)的作品，写魔鬼以长生不老来收买人的灵魂。

目 次

前 言	1
改邪归正的梅莫特	1
不可思议的杰作	59

改邪归正的梅莫特

有一种人是在社会环境中由“文明”培养出来的，犹如在植物界，花匠从温室培育出一个杂交品种，它是既不能通过播种，也不能通过接枝繁殖的。这种人是出纳员——真正的具有人形的产物，为宗教思想所灌溉，断头台所支撑，被恶习修剪，在四层楼上一个可敬的妇女和令人烦恼的孩子们中间长大。巴黎出纳员的数目对生理学家永远是个谜。谁能解出已知 X 为出纳员的方程式的数值？你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吗，他不断面对大宗财富，就象猫儿面对关在笼里的耗子一样；他有这样的能耐，一年八分之七的时间、每天七八个小时坐在藤椅上，待在围着铁栅的帐房内，不比海军上尉在船舱中有更多踱步的地方；他干这种行业，膝盖和骨盆的骨节都不致硬化；他心胸博大，甘于默默无闻；他由于同金钱打惯交道，以致会感到厌恶——这样的人好找吗？不论什么宗教、道德、学校、教育机构，你去向它们索取这种人吧，试将巴黎这座充满诱惑的城市、这个地狱的分支，作为它们培育出纳员的场所。嘿！如同你向一位好朋友要一千法郎钞票，他朝你走来似的，各种宗教

便会鱼贯而过，道德、学校、教育机构、所有大大小小的
人类法规都会朝你而来。它们一副吊丧的神态，扮
着鬼脸，给你指着断头台，就象你的那位朋友给你指
着高利贷者的住所，救济院成百个大门其中的一个
一样……

然而，道德的造化也有任性之时，这儿那儿它也
允许产生一些正直人和出纳员。因此，我们尊称为
银行家的那些海盗——他们据有一张三千法郎的执
照，仿佛海盗船得到了特许证——对这些道德孵化
出来的稀有人物十二分敬重，将他们关在帐房内，为
的是把他们看守住，就象政府保护稀有动物似的。倘
若出纳员有幻想，有情欲，或者其中最完美无缺者爱
着妻子，而他的妻子感到厌烦，怀有奢望或者仅仅有
点虚荣心，这个出纳员就垮掉了。查一查银行史吧，
你举不出一个出纳员的例子，擢升到可以称之为有
身份地位的。他们不是进了苦役监，就是逃到国外，
或者在马莱区圣路易街某个三层楼上黯淡度日。巴
黎的出纳员仔细想一想自己内在的价值，他们确是
无价之宝呢！真的，有些人只能做出纳员，而另外一
些人则克制不住地要当骗子。多么奇异的文明！“社
会”发给“德行”一百路易^①的养老年金，三层楼的房
间，足够吃的面包，几条新围巾，一个老妻和几个孩

① 路易，法国古金币名，值二十法郎。

子。至于“恶行”，只要它有点儿胆量，只要它会巧妙地玩弄法律的条文，象杜兰纳玩弄蒙泰居居里^①似的，“社会”就使它偷来的几百万家当合法化，给它戴上绶带，堆满荣誉，百般尊崇。政府却跟这个极不合情理的社会密切配合。它征募一批十八至二十岁的、才智早熟的知识青年，通过一些与他们年龄不相适应的工作去磨炼他们卓越的头脑，象园丁选种似的，对他们进行精选。为此，政府训练出一批掂量才干的考官来测验头脑，就象铸币所试炼金子一样。然后，在最先进的人口每年向它提供的五百个满怀希望的人中间，它接受了三分之一，将他们放进名为学校的大口袋，在那里晃上三年。尽管每次接枝都要费很大的资本，政府总算把他们培养成出纳员；任命他们做普通的工程师、炮兵上尉；总之，给他们保留了下层等级中最高的位置。当这些精华人物，满肚子数学，头脑又塞满了科学，到了五十岁的时候，政府便给他们四层楼上的房间、妻子儿女和一个小康之家安乐的生活，作为他们服务的报偿。如果从这些上当的人中间，产生五六个能人，爬到了社会的顶点，这岂不是个奇迹？

以上是在一个自以为进步的时代，“才能”与“德行”跟“政府”和“社会”之间关系的正确总结。没有

① 杜兰纳（1611—1675），法国元帅。蒙泰居居里（1609—1680），奥地利将军，是杜兰纳的手下败将。

这番事先的考察，最近在巴黎发生的一桩奇遇就会显得不太真实。但从上述简短的说明出发，也许就会推动一些有识之士去思考，揭示我们文明的真正疮疤；自一八一五年以来，这个文明已用“金钱”的原则取代了“荣誉”的原则。

一个秋天阴郁的日子里，傍晚五点光景，巴黎一家最殷实的银行中的出纳员还在灯光下埋头工作，这盏灯已点燃一段时间了。按照商业上的惯例，帐房设在底层和二层之间一个又矮又窄的夹楼最幽暗的角落里。要走进这个夹楼，必须穿过一个由气窗提供光线的甬道，甬道两侧办公室的门上都挂着门牌，好象澡堂似的。从四点钟起，看门人无精打采地奉令宣布：“帐房封库了。”这时办公室已阒无一人，信差给打发走了，雇员们已经离开，银行经理的妻子等候着她们的爱人，两个银行家在各自的情妇家里吃晚饭。一切都有条不紊。出纳员无疑在忙着结帐，他的围着铁栏杆的厢房后边安置着用铁板密封的保险柜。从打开的门窗可以瞥见这个在制作过程中被锤打得斑斑驳驳的铁柜，靠着现代制锁业的工艺，铁柜的重量大得出奇，盗贼是无法搬走的。柜门仅仅听从掌握暗号的人的意愿打开，锁号严守机密，绝不受人贿赂，这真是《一千零一夜》中“芝麻，把门开开！”巧妙的实现。这还不算什么。谁若盗取了暗号，却不知道最后的秘密——这条看守黄金的机械龙的

“武力”，这锁就会朝他的脸打上一枪。室内的门窗墙壁，整个房间都镶着九毫米厚的铁板，外饰一层薄薄的木质嵌板。这时几扇百叶窗早已推上，门也已经关严。倘使有个人能自以为处在彻底孤独的境地，远避众人的耳目，这人便是圣拉查尔街纽沁根银行和公司的出纳员了。这个铁窖里真是寂静万分。熄灭了的火炉放射出一股温暖的气息，使人头脑麻木，又不安又恶心，就象大飧宴后第二天醒来似的。火炉会催眠，使人痴呆，而且非常奇怪地促使看门人和雇员们变得愚钝。一个生了炉子的房间好比曲颈瓶，里面可以熔解刚强的人，削弱他们的毅力，消磨他们的意志。办公室是庸人的大工场，政府需要这批人来维持金钱的封建制，现代的社会契约正是建立在这上面的（参看《公务员》^①）。一群人在办公室里产生的臭烘烘的暖气，不能不说是使人们的智慧逐渐退化的理由之一，其中释出氮气最多的人久而久之会使别人窒息。

这位出纳员年纪四十上下，光秃秃的脑壳在桌上的卡赛尔灯^②的照耀下闪闪发亮。灯光使他黑白相间的鬓发闪烁着，圆圆的面庞把脑袋勾勒成球状。脸色象砖瓦一般发红。蔚蓝的眼睛嵌在几道皱折之

① 《公务员》是巴尔扎克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② 卡赛尔是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制灯匠，他发明的这种灯点燃时相当于十支光。

内。他有一双胖得圆滚滚的手。蓝呢服在肘关节突出的地方稍微磨损了，加以油光可鉴的裤子的皱褶，显出穿旧的样子，尽管努力掸刷也无济于事。肤浅的人见了会以为他廉洁节约，过于豁达或过于贵族气才穿旧衣。其实这种人并不少见，他们对小事锱铢必较，对生活中攸关重要的东西反倒满不在乎、随意挥霍或根本不会料理。出纳员的上衣扣缝里别着荣誉军团的绶带，因为他在皇帝麾下龙骑兵里当过中队长。纽沁根先生在未做银行家之前是军需供应商，早先在出纳员地位很高的时候碰见过他，竟能了解出纳员细致的情感；后来他不幸从高位跌落下来，纽沁根先生很看重他，给他五百法郎的月薪。这位军人自一八一三年起做了出纳员；当时，他从莫斯科溃退时在斯吐江喀战役中受的伤已经痊愈，但他在斯特拉司堡熬了半年，根据皇帝的命令，有几个高级军官被送到那里，接受特别的治疗。这个旧军官名叫卡斯塔尼埃，具有上校的名誉军衔，领着二千四百法郎的退休金。

卡斯塔尼埃，十年来出纳员的生涯早已把军人的意气消磨殆尽，这时取得了银行家莫大的信任，他还兼管着帐房后边密室内的文书工作。纽沁根男爵经常通过一个暗梯下楼，业务就在那里商定。这个房间好比筛子，各项提案在那儿进行过滤；它又是分析金融市场的会议室；信用证从那里开出；最后那儿

还存放着帐簿和摘记其他办公室事务的日记本。卡斯塔尼埃先去把通往楼梯的门关好，这座暗梯连接两位银行家设在二楼公馆里那间华丽的办公室，然后回来坐下，对着开给伦敦华奇丁银行的几张信用证凝视了一会儿。接着，他提起笔在所有信用证的下边，逐一伪造了“纽沁根”的签名。正当他从这些假署名中寻找哪个模仿得最象的时候，心中忽有所动，似有一个预感朝他喊着：“你不是独自一个人！”他仿佛被蜂子螫了一下，不由得抬起头来。于是这个伪造笔迹的人在铁栏杆后边，他的帐房的小窗口那儿瞧见一个屏息敛气、好象停止呼吸的人；这人肯定是从甬道的门进来的，因为卡斯塔尼埃看见那门已经洞开。前军人生平第一遭大吃一惊，不禁目瞪口呆。且不说这样突如其来出现的神秘情况，他跟前这家伙的相貌就够吓人的了。细长的面孔，鼓出的前额，靛青的脸色，同他的装束一样充分说明这个不速之客是个英国人，浑身散发出英国佬的味道。他的大礼服翻着硬领，鼓起的领结系在扁管状的胸饰巾上，胸饰巾的白色烘托出发青的无动于衷的脸庞，冰冷的红嘴唇仿佛专用于吮吸尸体的血液——看到这些就能猜出他还有一双扣到膝盖以上的黑护腿套，这是英国富翁出门散步时必用的半清教徒式的装备。陌生人目光如炬，叫人无法忍受，感到揪心，而他面容的严峻更增强了这种印象。这个干瘦的人

仿佛抱定一条吞噬的宗旨，永远不会餍足。他一定极其迅速地消化食物，也就无疑可以不断吞吃而面不改色。一桶名为“陈年老酒”的托卡依^①酒，他能够灌下去，那洞察人心的锐眼绝不会翻一翻，那刨根问底的理性也绝不会混乱起来。他很有点老虎一般又凶狠又安闲的威严神态。

“先生，我来提取这张汇票。”他对卡斯塔尼埃说。他的声音直通出纳员的神经末梢，其强烈的程度不下于爆出电花。

“帐房封库了。”卡斯塔尼埃回答说。

“它开着呢！”英国人指了指帐房，“明儿是星期天，我等不及。总共五十万法郎，你金库里有，我需要这笔款子。”

“可是，先生，你怎么进来的呢？”

英国人笑了，这微笑使卡斯塔尼埃毛骨悚然。陌生人口唇构成的傲慢不可一世的笑纹，就是最充分、最不容置辩的答复。卡斯塔尼埃转过身去，抓起五十叠一万法郎的钞票。陌生人扔下一张由纽沁根男爵承兑的汇票，他就赶紧把钞票递过去。这时他发现这家伙眼中射出两道红光，正好落在信用证的假署名上，便不禁痉挛地哆嗦起来。

“上面……没……你的……背书。”卡斯塔尼埃

^① 托卡依，匈牙利地名，以产酒闻名。

将汇票翻转过来。

“把你的笔递给我。”英国人说。

卡斯塔尼埃呈上方才用来作假的那支羽毛笔。陌生人签下“约翰·梅莫特”这个姓名，随后将票据和笔一起交还出纳员。卡斯塔尼埃端详陌生人的字体，它是按照东方的书法从右至左写的。这时梅莫特悄然退去，出纳员抬头不见人影，失声叫了出来，当时的心情犹如我们想象自己中了毒药之后那样的痛苦。梅莫特握过的笔引起他的五脏热呼呼地翻腾，好比服了催吐剂直想作呕。由于卡斯塔尼埃认为这个英国人不会觉察他的罪行，他把肚里的难受归之于心悸，按照通常的看法，干坏事的一刹那，必然会心跳的。

“见鬼！我真蠢，上帝保佑我，要是这畜生明儿向老板们告发，我就完蛋啦！”卡斯塔尼埃一边想一边把无用的假票证扔进火炉，烧成灰烬。

他把要用的那张假信用证盖上印鉴，从保险柜里取出价值五十万法郎的法国和英国的钞票，又将保险柜关上，把一切都整理好，戴上帽子，拿上雨伞，先点燃他的烛台，熄了那盏灯，沉着地出了门，按照惯例，男爵不在的时候，他要去将两把帐房钥匙中的一把面交纽沁根夫人。

银行家的妻子见他进屋，招呼道：“卡斯塔尼埃先生，你有好运气。星期一我们要过节，你可以去苏